

茅盾漫评

叶子铭



I206.7/76

2006

茅盾漫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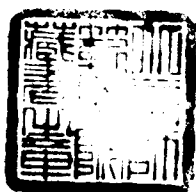
叶子铭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0566

百花文艺出版社



2 366

茅盾漫评

叶子铭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5/8 插页2 字数 235,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书号: 10151·655

定价: 1.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叶子铭同志继《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之后，近三十年来关于茅盾研究文章的选辑。内容主要包括茅盾生平与文学活动研究、主要作品评介、茅盾同志在文学评论方面的贡献，以及一些颇有情趣的“茅盾书话”。并选录茅盾同志给作者的廿四封信。这些文章的资料翔实，论证准确，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读来使人感到分外亲切。

目 录

漫谈茅盾创作活动的几个特点

——献给新长征路上的青年作者 1

茅盾在左联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创作..... 24

六十年文学实践经验的结晶

——推荐《茅盾论创作》 44

四十年代茅盾的文艺评论..... 54

谈茅盾的《子夜》 77

《子夜》的结构艺术..... 97

评《林家铺子》

——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 109

谈谈茅盾的《春蚕》 128

读《蚀》新版随感 136

关于茅盾散文的象征性问题 144

延安礼赞

——读茅盾的散文《风景谈》 151

《春蚕》小议

——关于题材来源与艺术构思问题 158

论鲁迅与茅盾的友谊	169
关于茅盾生平的若干问题	209
从茅盾译介外国文学说起(“茅盾书话”之一)	243
一本介绍欧洲文学名著的好书(“茅盾书话”之二)	246
我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第一个三部曲——《蚀》	
(“茅盾书话”之三)	250
茅盾的第一个短篇集——《野蔷薇》	
(“茅盾书话”之四)	256
茅盾短篇小说逸话(“茅盾书话”之五)	262
访美所见几种茅盾作品的盗版书(“茅盾书话”之六)	267
深深的怀念	
——悼念沈老	273
缅怀·追忆·建议	279
关于发表茅盾同志二十四封信的几点说明	285
写在沈老三封信的后面	294
茅盾同志的二十四封信	301
后 记	333

漫谈茅盾创作活动的几个特点

——献给新长征路上的青年作者

题 外 的 话

在开始正文之前，先说一些与题目有关的题外的话。

忽然想起要写这篇文章，起因是看了茅盾最近的一篇讲话。

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面对着粉碎“四人帮”后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的作者，已有六十多年文学活动经验的文坛老将、八十三岁高龄的茅盾，满怀深情地说：“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李季同志插话：也会产生未来的茅盾）他勉励大家“向鲁迅、郭沫若学习”，指出他们之所以能获得那样高的成就，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茅盾的这席话，是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也是建国三十周年之际讲的，因而也特别引人回味。

二十年代，当“五四”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文学活动也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就感慨中国文艺界之缺乏天才作家。当时，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里深刻地指出：犹如好花木需要好泥土一样，天才作家的产

生，也需要有好的土壤。即使是天才，他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如果因此就“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①。

三十年代，当“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一些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派别，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汇合成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时，“第三种人”又跳出来，攻击左翼文坛产生不了托尔斯泰与佛罗培尔。苏汶甚至胡说什么“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佛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是有了，他们也是不要”^②。当时，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左翼也要托尔斯泰，佛罗培尔。”^③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鲁迅的话是正确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担心、攻击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产生不了伟大作家的人，已烟消云散，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则在斗争中产生了自己时代的文化巨人，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杰出的作家。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叫托尔斯泰、佛罗培尔，而叫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等。

七十年代末期，正当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始新长征的时刻，茅盾提出希望文艺界会产生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这是合乎逻辑的要求，也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清代诗人赵翼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道出此中真谛。我们的时代，不但应该、而且完全可以产生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产生超过“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巨匠。不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极大地解放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力的预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77页。

②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③ 《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337页。

言，又表现在哪里呢？事实上，建国三十年来，文学艺术战线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已超过了“五四”以来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在内的前辈作家。例如，在反映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方面，在新时代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民族形式的探索方面，在文学语言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方面，等等。当然，从阅历的丰富、学识的渊博和多才多艺等方面看，则很少有作家能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前辈作家相比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

今天，大家都会赞成茅盾语重心长的一番预言，都期望着一个人才辈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來。然而，一提起林彪、“四人帮”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时，不少同志又感到信心不足了。其实，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在时代的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安定的环境，优越的条件，可以产生大作家；动荡的时代，艰难的条件，也能够孕育伟大的作家。因此，不能认为没有矛盾、没有灾难的时代，才能诞生伟大的作家。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往往产生于动荡的时代。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就是在“五四”以来动荡起伏的时代风云中诞生的。当然，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言谁将在什么时候成为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然而，这样的作家，是一定会产生的，则是肯定无疑的。而今天，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使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的诞生，则需要认真总结“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教训，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工作，努力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例如，从社会条件来说，就是要创造一种适宜于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土壤和空气。从作家个人来说，也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

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向优秀的前辈作家们学习。

茅盾在解放前写的《创作的准备》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他的作品，不但反映了现实，而且针对着他那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他提出了解答。他的作品的艺术方面，除了他独创的部分而外，还凝结着他从前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提炼得来的精髓。在伟大的作家，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智慧作为他的创作的准备的。”^①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老一辈作家，其中也包括巴金、老舍、田汉、曹禺等，可以说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上述的特点。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产儿，新文学运动的开路人 与拓荒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五四”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先后投身于新文学运动，为创建一代的新文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几经风雨，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他们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善于学习、汲取前人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并且都在某些方面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成就来丰富新文学的宝库；他们既是“五四”时代的产儿，又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时代的歌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旧中国的无情揭露者。当然，他们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和创作道路，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有各自成功的文学艺术经验或失败的教训。认真地总结他们的这些相同的与不同的经验，为今天新“长征”中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这也算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吧。

① 《创作的准备》，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8—9页。

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当然，茅盾从事文学活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他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的经验，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评论他每一个方面、每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而是就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作一个总的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茅盾的创作活动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他独特的经验吧。

“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二十年代后期，茅盾曾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说：左拉是为了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之后才来做小说的。而茅盾自己虽然曾于“五四”以后一度介绍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但当他自己来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他说：“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之后，“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①。这段话，很能说明茅盾创作活动的特点。

在“五四”以来著名的前辈作家当中，茅盾的创作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很早就从事新文学运动和革命的实际工作，而他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却比较的晚。但是，当他以茅盾的笔名开始发表小说时，很快就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获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并且从此就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这也许是作者本人也始料莫及的。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我觉得，茅盾在创作上之所以能迅速地

^①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见《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获得重大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这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他开始创作之前，就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生活、思想、艺术方面的准备时期，在中外文化艺术的素养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方面，都具有深厚而扎实的基础。如果用几句话概括，那么博览群书、学贯中西、阅历丰富、观察细致这四句话，也许是他创作上能迅速获得重要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茅盾这一特点的形成，又同他“五四”前后到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即他自己所说的“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不妨简要地介绍一下茅盾创作之前的活动情况。

我们知道，茅盾的第一部作品《幻灭》、《动摇》、《追求》（合称《蚀》三部曲），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开始写的。但是，他的文学活动，却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一九一六年他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后，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开始“叩文学的门”。先是当编辑，搞翻译，从事中国古代寓言的编写工作等。“五四”运动以后，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和倡导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名主要的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同时，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又促使他开始参加社会活动。

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就积极参加建党活动，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他开始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如果我们把他创作前的活动和经历作一个概括，那么可以说，从“五四”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他主要从事三方面的活动。这三方面的活动，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成熟的条件。

一、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茅盾的文学活动，

实际上是从翻译开始的。一九一六年进商务后，他先是分在英文部改学生的英文卷子，一个多月后就转到国文部搞翻译。他翻译的头一部作品是美国卡本脱的《衣》、《食》、《住》。这是一部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讲的是纺织业、食品业、建筑业的情况。此书译于“五四”运动以前，是用骈文色彩很浓的文言文翻译的，反映了当时青年时代的茅盾，就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由于它适应了当时要求了解国外科学技术状况的时代潮流，所以出版后颇受欢迎，十年之内重版了七八次。此后，茅盾广泛地搜集、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写了大量介绍外国进步作家作品的文章。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和文学研究会时期，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打倒封建的旧文学，建设革命的新文学，必须做好翻译介绍工作，认真吸取外国进步文学的经验。这时期，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翻译、介绍东欧、北欧的被压迫民族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方面，因为它们所表现的反压迫、求解放和同情被损害被侮辱者的革命精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和新文学工作者，都有直接的启示。可以说，在茅盾开始写小说之前，就广泛涉猎和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据粗略的统计，光是他创作前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就有两百多篇。茅盾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广博的知识和素养，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种经历，同鲁迅、郭沫若很相似。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过自己在写《狂人日记》之前，“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①。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二、从事文学评论方面的工作。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代表，所谓“人生派”的一名重要的理论家，曾写过许多文艺论文，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颓废、反动文学。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他所写的文艺论文也有数十篇之多。可以这样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他不是象鲁迅、郭沫若那样，以《呐喊》、《女神》这样的不朽之作来为新文学奠定基础，而是从文艺评论和翻译介绍方面，为新文学的产生和健康发 展呐喊助威、铺砖引路的。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活动和主张，不仅对文学研究会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他自己后来的小说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反对把文学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与游戏，主张文学要反映社会人生的问题，起“激励人心”和“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对他后来的创作倾向就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茅盾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根底也是很深的，在他从事小说创作之前，曾为商务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选注过《庄子》、《淮南子》、《楚辞》等书。他还潜心研究过中国和欧洲的神话，编写过许多寓言故事等。

茅盾正是在上述两方面的活动过程中，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具有广博的中外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和素养的。实际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前辈作家，他们的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长期的文学艺术实践过程中，认真地、持之以恒地向前人学习的结果。在《创作的准备》一书中，茅盾说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过：“我从开始写小说，到现在足有九年了。我曾经努力学习过去以及现在的文学巨人们的经验，我还在继续学习。”^① 古往今来的一切有突

出成就的优秀作家，都是善于汲取前人的丰富经验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托尔斯泰、高尔基如此，鲁迅、郭沫若、茅盾也是如此。当然，这不等于说，一个作家必须先博览了中外的文学名著，然后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因为，这里还牵涉到作者的世界观、生活基础和实际的艺术水平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以此来否定向前人学习的重要性。过去，有些青年作者不敢接触中外的文学名著，怕被扣上“拜倒在古人、洋人脚下”的罪名，就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茅盾在说到自己的体会时说过：“一个作家并不一定要先获得文学理论和一般文化艺术的知识，然后才能创作，这是不消说的；可是，一个作家的不断的精进，事实上却有赖于这方面的修养。”^②这可以说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三、从实际的革命活动。茅盾说到自己在“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的活动时曾说过：“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③作者所说的朋友，是指的恽代英、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茅盾就参加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从事革命活动。起先，他的活动重心还是放在文化方面，如参加新文学运动，到掩护党的活动和到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松江景贤中学以及上海大学教书等。到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间，重心就转

① 《创作的准备》，第2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从牯岭到东京》，《茅盾论创作》第29页。

移到实际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如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到广州、武汉参加大革命斗争等。实际革命活动的锻炼，不仅对作者前期的世界观、文艺观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提高了他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对他后来概括、提炼生活，进行文学创作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创作《蚀》、《野蔷薇》、《虹》等早期作品的生活基础。

上述情况说明，茅盾在创作前所从事的多方面的实际工作，使他具有广博的中外文化艺术的知识和素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锐的观察力，为他后来的创作作了比较充分的生活、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准备。茅盾创作活动上的这一特点，比较接近于鲁迅。鲁迅开始小说创作也比较迟。如果不把他一九一三年所写的文言小说《怀旧》计算在内，而是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算起，那么，他开始小说创作时已经三十八岁。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从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许多时代的风雨，出过洋，教过书，当过师范学校校长和教育部佥事，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他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又有外国文学的广博知识。他在创作前不仅整理、辑录过许多古籍，钞录过金石碑帖，而且从一九〇三年起就开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可以说，鲁迅是在经历了对社会人生的长期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中外文化艺术知识之后，由于某种机缘的推动而开始创作的。这种机缘，就是“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鲁迅所说的那位手提大皮夹的、怕狗的《新青年》编委金心异（钱玄同），到孤寂的绍兴县馆来约稿^①。鲁迅当时之所

以愿意提起笔来写小说，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①。而茅盾在经历了“五四”到大革命的社会变革之后，之所以会提起笔来写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方面是为了稻粱谋，另一方面也是想以“生命力的余烬”“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

当然，从鲁迅、茅盾的创作经历，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开始搞创作，年龄要越大越好。在中外的文艺史上，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家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创作的。比如，郭沫若、巴金就属于这一种类型。他们都是从求学时代起，就以充沛的热情和强烈的爱憎，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的。相对而言，他们创作前的经历比鲁迅、茅盾要单纯一些。郭沫若写《女神》的时候，还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一名二十七岁的医科大学生。他是怀着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和澎湃的爱国热情，开始了他早期的创作生涯的。而巴金写第一部小说《灭亡》的时候，则还是一名二十三岁的留法的青年学生。他是怀着对旧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大家庭的深切感受和无比憎恨，怀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法国开始了小说创作的。上述的情况说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创作道路，而且这种经历和道路对他们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比如，鲁迅、茅盾的创作，就比较倾向于对社会人生的冷静的、客观的描绘和深刻的剖析，而郭沫若、巴金的作品，则具有澎湃的激情和强烈的爱憎，往往是主观感情的倾泻胜于对事物的客观描绘。例如，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那种热情奔放的、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是大家所熟知的，而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

① 参见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② 同上，第7—8页。